



金色回忆

# 难忘那年龙舟赛

□朱根源

又是一个端午节，油然忆起1958年的那次龙舟赛来。那时我在读小学四年级，龙舟赛大约就安排在端午节前。

从北门青石桥北堍沿河往西走，在现今德兴一村西首，离城河约一箭之地，原有一座规模不大的“白龙庙”。出庙门到北城河要经过一条窄窄长长的弄堂，在直对弄堂口的河岸边，长年倚墙闲置着一艘头南尾北、船底朝西、船身修长的破旧龙舟，这就是那白龙庙的白龙舟。当年和小伙伴们捉迷藏时，我记得曾躲在龙舟船舱里，害得玩伴们几次无功而返呢！

因为要参加龙舟赛，长期侧身闲置，几乎被人遗忘的旧龙舟终于坐正了船身，让人给它“诊治病体”。几个木匠师傅开始给龙舟拆换朽烂的船板，几个捻缝师傅也来给因长年闲置而隙开的船缝填补麻丝油灰。我们放学后也有了新的活动内容：几个孩子围在龙舟边有滋有味地看师傅们忙活，天天掐指计算着龙舟修缮的日子。我们有时帮木匠师傅清扫散落一地的朽烂船板，有时也帮捻缝师傅捶击一些急用的麻丝油灰。早盼夜望，我们终于盼来了旧貌换新颜的新龙舟：龙舟船身除船底外统统被油漆成白色，待白漆干透后再描画上一片片彩色龙鳞。龙舟船头装上威武的龙头、按上漂亮的龙角、点上醒目的龙睛，船尾装上高高上翘的龙尾。经能工巧匠们这么一摆弄，龙舟游曳在城河里时，远远望去，宛若白龙降世，栩栩如生。

## 消失了60多年的一道风景线——牛车棚

□潘志冲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走在农村广阔无边的田野，总会见到矗立在河塘边那高高的亭子。这些亭子，既不是用来供游客游玩的，也不是让庄稼人劳累时休息的，而是农家专门用来架设水车的牛车棚。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美术老师经常带领我们到野外写生，同学们最喜欢画的就是用稻草盖的圆顶牛车棚。大家先用铅笔打好草图，再用七彩蜡笔涂上颜色：在咖啡色圆盖下有八根立柱支撑的牛车棚中，一头老黄牛绕着车盘慢悠悠地转着圈子，旁边提水槽斗将河塘里的水顺着水渠，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稻田里，秋风翻卷起层层绿色的波浪，让我沉醉。

牛车棚里面的牛车盘，通过一根横轴，与外面的龙骨水车组合成一套完整的齿轮传动装置。当老黄牛肩上套上轭头拖着牛车盘在环形跑道上转圈时，轮轴带动龙骨水车的木链周而复始地翻转，装在水链上的刮板顺着水槽把河水提到岸上，对农田进行灌溉。老黄牛的脚步走得快点，出水口的水流量就大点，水就流得急点。龙骨水车历史悠久，是先人们留下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传，龙骨水车约始于东汉，三国时发明家马钧曾予以改进，此后一直在农业上发挥巨大的作用，至今已有1700余年历史。

盛夏的三伏天里，四面通风的牛车棚是农民纳凉的好去处，午后人们不约而同地会聚到牛车棚里，谈天说地，论长道短，拉拉家常，说说笑话。小媳妇、二姑娘不停地纳着鞋底，做着针线活；几个被人称为懒虫的胖子蜷缩在牛车盘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好不惬意！

旧时乡村田野，那一顶顶牛车棚，把江南水乡点缀得风姿绰约！深深地刻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脑海里面。老黄牛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



## 周刊·银龄



夕阳诗歌

## 七绝·悼念袁隆平院士

□宋宝麟

谋粮为国走匆匆，田野禾苗泪水蒙。  
一路绿灯谁唤急，神农伟业已旌忠。

## 悲痛悼念二国士

□李炳荣

### 悼袁隆平

凝悲国士，潜泪悼栋梁。  
梦萦禾乘凉，一生稻花香。  
夙愿天下足，矢志挽饥肠。  
功德昭日月，魂兮万古长！

### 悼吴孟超

续命无影灯，重生手术刀。  
大医谱神话，仁心品犹高。  
生命敢至上，禁区岂能饶。  
痛悼失华陀，永忆吴孟超！



夕阳感悟

## 写作为生命充值

□胡 骏

我从浏河江苏海洋渔业公司退休后，一度闲在家里很是无聊。想当初上班时盼望退休，可一旦真的退了下来，却又整天无所事事，觉得如此蹉跎光阴何时是尽头？我一时陷入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人生的下半程。老伴见我整天坐在家发呆，就对我说：“你快要患上退休综合征了。”有一天午后，老伴对我说：“你喜欢看报，不如到社区去看看报纸吧！”于是，我就到社区读报解闷。走进阅览室，我第一眼就看到《娄江夕阳红》。该报文字精炼，内容丰富，登载的都是太仓退休老人身边的人和事，读后感到十分亲切，犹如久旱遇甘霖！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娄江夕阳红》，成了它的热心“粉丝”。

从认识《娄江夕阳红》开始，我就如饥似渴地读报，不久就开始动笔练习写稿，并尝试着向《娄江夕阳红》编辑部投稿。没想到的是，我的处女作经编辑孙天奇老师修改后竟然见报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把钢笔字变成铅印字。第一次投稿的成功激发了我的热情，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生活中积累的情愫如火山爆发、泉水喷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经孙天奇老师介绍，我参加了金秋文学社，我的一篇篇“豆腐干”从此借助这份报纸飞到了太仓众多退休老人手中。后来，经编辑陆伟华和朱根源两位老师的帮助和整理，我的回忆录《回忆解放——江山岛的战斗》全文分十期在《娄江夕阳红》连载。

从此我迷上了写作，没事时就坐到电脑前，让思想在荧屏上驰骋，让文字在键盘上跳跃。我的一篇篇散文和随笔、一首首诗词通过键盘输进电脑，最终亮相于《太仓日报》和太仓老年杂志。退休以来，我发表了近百篇（首）散文和诗词，有的还在征文活动中获奖。现在我是太仓市作家协会会员、《娄江夕阳红》和《娄东银潮》通讯员、《太仓文史》撰稿员。我通过写作收获了甜美的成果，也采撷了无穷的快乐。是《娄江夕阳红》引导我走上写作之路，我要感谢领路人孙天奇老师，也要感谢陆伟华、朱根源和龚喜中等各位老师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孔子63岁时曾如此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写作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乐以忘忧”的人生欢愉。我为诗狂，我为文迷。有时正吃饭，我会突然放下饭碗，在笔记本上草草写下几句人生感悟；有时走在路上，我会突然停住脚步，掏出手机拍下身边的花卉美景，匆匆留下一星半点感想；有时半夜突然醒来，拧亮台灯挥笔写下一句诗半阙词；有时看电视时突然灵感闪过，忍不住动笔记下片言只语。写作让我忘却烦恼，忘却自己已进入耄耋之年。写作是我的精神之舟，是它帮我消弭刚退休时的苦闷乏味，是它把我送达精神饱满、充满快乐的彼岸！

法国文学家托马斯·布朗说：“你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却可以把握它的宽度；无法预知生命的外延，却可以丰富它的内涵；无法把握生命的量，却可以提升它的质。”写作为我点燃一盏心灯，照亮我的夕阳路；写作为我挖掘一泓甘泉，浇灌和滋润我干涸的心灵；写作为我拨云见蓝天，让我有了翱翔长空的机会！

写作，正在源源不断地为我的生命充值！

## 告 读 者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程度提高，太仓老年人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加旺盛、更加迫切、更加多样。

针对这一现状，太仓日报开设“银龄”版面，关注太仓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多彩生活，展示太仓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也为太仓老年人提供一个展示才能的舞台。

该版面开设有“夕阳书画”“金色回忆”“夕阳风采”等栏目，欢迎广大老年朋友踊跃投稿。  
**联系邮箱：2064765835@qq.com**



夕阳书画



金志标画

## 缝试卷

□陆钟其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考试季，我不由想起当年飞针走线缝试卷的场景。

我曾多次参加中考、高考的监考工作。监考时每个考场由两名老师负责，一人在前，一人在后。考试结束前五分钟，我们要提醒考生考试即将结束。待收卷铃声响起，首先要让还未交卷的学生停笔，在他们有序离场后，我便与搭档抓紧时间按试卷顺序，依次清点、整理、收齐试卷。无误后，将试卷和回收的草稿纸一并带回考务室。

考务室里有专门的检查人员等着，等试卷清点检查完毕，确认无误后，我和搭档就开始缝卷装订了。装订桌上摆好需要用到的工具：鞋底线、大号缝衣针、锥子、夹子、胶水、小刀等。我和搭档两人配合进行装订，第一步：将已按顺序收好的试卷（一般为30张）上下左右对齐。第二步：用密封纸包住试卷。先按照试卷密封线所在位置，将密封纸对齐折出一条线来，再包试卷。密封纸上的密封线和试卷上的密封线必须对齐，以确保既密封住考生的考号、姓名，又不会封掉考生的答案。第三步：固定、扎眼。密封纸是用牛皮纸制作的，上面绘制了密封线和很多个针孔。密封纸包好试卷后，先用两三个夹子夹住固定，再用锥子按规定针孔扎眼。卷子薄时，锥子扎眼儿好扎；卷子厚时，锥子扎半天都扎不透，有时针眼会扎豁，甚至锥子也折断了，后来改进使用打孔机，情况就好多了。第四步：飞针走线。孔扎好

后，将缝衣针穿上鞋底线就可以开始缝试卷了。顺着针孔上下来回走线，针线从右自左，到最左角后，再逆方向回针，直至起点，最后将预留的线头和最后一针的线头打结。此中要特别注意的是每步线都要走结实，确保即使使用笔挑线，也看不到试卷上考生的姓名和考号。如果搭档是女教师，飞针走线熟门熟路，我就更省力了。

完成上述工作后，要在密封的牛皮纸上的规定地方填上考点名称和考场起始序号等信息内容，然后将装订好的整本试卷交考点主考检查。主考一般由考点所在学校的领导担任，检查时一张一张翻看，一旦发现装订得松垮或封掉了考生的答案等情况，立马要求返工。我在早期也有过返工经历，此时小刀上场，割断装订线，抽出残线后重新对齐装订。主考认可后发回，让我们沿着密封线贴封条，贴好后再次交给主考，他检视后认为没有问题了，就会在牛皮纸封面上签上大名，同时将试卷交给招办派来的试卷保管员。

据说，这缝考试卷的方法源自宋代的“糊名制度”。在两宋之交曾流传有一种说法：“唯有糊名公道在。”说的便是“糊名制度”保证了考试的公道。

我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当时在录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行卷”和“公荐”。所谓行卷，指考生为求推荐录取而在考试前投送给达官贵人的个人诗文；所谓公荐则指公卿大臣向主考

浦水面奋勇冲去。它们快速犁开如镜碧波，在舟头翻耕出一朵朵白色浪花。那许多白花迅速向龙舟身后扩散开去，形成一个个开口硕大的倒“V”形波浪。那许多倒“V”形波浪层层叠加，变成滚滚波浪欢快地冲向吓下戚浦两岸。众多波浪一个紧追着一个，一个又赛过一个，紧贴河岸由东向西狂奔着、呼啸着，一起奋力追赶那些远去的“蛟龙”！

“快看，龙舟过来了！加油啊！”顿时，岸上观赛的人群里爆发出阵阵欢呼声，如山崩、如地裂、如海啸、如雷鸣……

“白龙加油，白龙加油啊！”在众多“蛟龙”中，我一眼就看到了那艘熟悉的白龙舟。

只见白龙舟上的赛手们在指挥的号令下，船桨齐刷刷入水，又齐刷刷出水，那么整齐，又那么有力！白龙舟头发出“哗哗”的水声，犹如白龙跃潭腾空时的声声龙吟。你再看那白龙，指挥每发出一声号令，它就往前窜出一大截。观其气势，不像在水上游行，倒像在腾空鱼跃。我想它这是要凌空飞翔啊！其它“蛟龙”也紧随左右，或飞驰、或奔腾、或鱼跃……

岁月的浪花精彩纷呈，那次龙舟赛上的“龙珠”最终落入哪条“蛟龙”之口，由于浪退浪涌、花落花开而早已变得无关紧要，但那个曾在下戚浦水面演绎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激动人心的场景，是我此生唯一见过的水上盛会，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余兴未尽。